

原本
影印

杜詩詳註

歸葉山房發行

第七冊

杜詩詳註卷之十六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諸將

去聲

五音

公自

永泰元年夏去蜀至雲安次年春自雲安至夔州據末章云巫峽清秋當

是大曆元年秋在夔州作其前二章乃追論去年事也

漢朝

音潮

陵墓對南山湖鹵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墓地

早時金盃出人間見

音現

愁汗馬西戎逼曾

音層

閃朱旗北斗

殷

音烟諸本作閒正異作殷

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首章為吐

蕃內侵責諸將不能禦寇上四嘆往事下四慮將來

顧

注陵墓對南山見其近在內地而吐蕃入關發塚其禍烈

矣

不忍斥言故借漢為比廣德元年柳伉上疏謂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即其事也此於

祿山無涉。張遠注：帝王曰陵。公卿曰墓。玉魚應陵。金盃應墓。錢箋：昨日早間言變亂倏忽，愁汗馬指吐蕃入寇。

閃朱旗，謂焚宮烟焰。蒙是覆地，對出字爲工。汗馬赤血，對朱旗自稱。顧注：末句緊接上二言，前日之愁，現在目中，豈可玩寇而遽破愁顏乎？兩愁字，丁寧致戒，不嫌重複。

盧注：永泰元年九月，郭子儀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屯要害，諸將猶擊毬爲樂，故有末句。○王濬表：傾亂漢朝。

長安志：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之相對。

鼂錯書：漢興以來，湖鹵數入邊地。後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此西京事。董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此東京事。詩言陵墓對南山指西京也。

黃生曰：三四敘陵墓發掘之慘，本惡境而出以雅語。若張載七哀詩：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便覺出言直致矣。

西京新記：宣政門內曰宣政殿，初成，每見數十騎馳突出，高宗使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曰：我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奴曰：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

葬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道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遺誤耳。明奴因宣詔欲爲改葬。鬼曰：出入誠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勿見奪也。

明奴以事奏聞，及發掘玉魚宛然，棺柩畧盡。

漢武帝故

事鄴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霍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朱注南史沈炯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其畧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卽此事也搜神記盧克家西有崔少府墓克一日入一府舍見少府以小女與克爲婚三日崔日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崔氏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并贈詩克取兒盃及詩女忽不見克詣市賣盃崔女姨母曰昔吾妹之女未嫁而亡贈一金盃着棺中杜詩博議戴叔倫贈徐山人詩漢陵帝子黃金盃晉代仙人白玉棺可見玉魚金盃皆用西京故事實與漢朝陵墓相應但漢後稗史自西京雜記風俗通拾遺記諸書外傳者絕少無從考據耳盧克幽婚恐尚非的證胡應麟曰早時金盃出人間說者謂用茂陵玉盃遂出人間語以上有玉魚字遂易作金盃或謂盧克幽婚自有金盃事杜不應竄易原文然單主盧克又落汗漫二說迄今分掣不知杜蓋以金盃字入玉盃語一句中事詞串用兩無痕跡如伯夷傳雜取經子鎔液成文正此老爐錘妙處而注家並失之淮陰侯云此自兵法顧諸君不省耳余於注杜者亦云按趙次公曰閃朱旗於北斗城中

閒暇自若此以閒對逼似爲工稱但汗馬西戎四字旣屬連用則朱旗斗城不應奏用朱注指爲旗上斗星則殷字

正與閃字相應周必大曰漢書有朱旗絳天此云朱旗

北斗殷見斗亦赤矣殷紅色也修書時避唐宣宗諱故改

作閒耳考左傳三辰旗旂疏云畫北斗七星漢書招搖靈

旗九夷賓將注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招搖北斗第七星也

東觀漢紀段熲徵還京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

左傳左輪朱殷杜應唐志李林甫請停上下魚書自是

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駝馬鍋幕糗糧俱廢矣時府人目

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矣今吐蕃爲寇

當拒之於疆場而第守涇渭已在畿輔之內况材官不知

其多少大抵皆侍官輩耳通鑑永泰元年九月回紇吐

蕃合兵圍涇陽及暮二虜退屯北原越絕書多少爲備

前漢書材官蹶張注材官武技之臣又發巴蜀材官應

劭曰材官有材力者

宋之問詩破顏看鵲喜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

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

次章爲回紇入境責諸將不能分憂在四句分截

築城本以禦戎豈料國家多難反借之以平寇亂如至德二載香積新店之捷以回紇復兩京永泰元年涇陽輕騎之盟以回紇退吐蕃子儀前後用兵皆藉其助討之力所謂盡煩回紇馬遠救朔方兵也曰豈謂見事出意外曰翻然見彼有悔心當時潼關破後廣平出師是秋合關河清此真主龍興之象也今雜鹵侵境憂在至尊諸將何不思奮身報國以致昇平乎四句作抑揚詰問語其意自明按冊府元龜高祖師次龍門縣代水清趙次公云至德二年七月嵐州合關河清三十里此龍起晉水清之一證也詩蓋以祖宗之起兵晉陽比廣平之興復京師廣平王卽代宗故下文接以至尊博議解胡來句謂回紇自西北而來不由潼關果如其說何不云蕭關散關乎其解龍起句謂太宗龍興晉陽請兵突厥却輾轉牽合文氣不順矣○世說山濤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舊唐書張仁愿傳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神龍三年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每入寇必禱祠候冰合而入時默啜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北築三城首

尾相應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接應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侵掠新書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史記淮陰

侯傳馳入趙壁拔趙旗立漢赤幟按天驕拔漢旌五字連讀言回紇本欲拔去漢旌自三城旣築則絕其拔旌之路矣
蜀志呂凱傳翻然改圖一行并州起義堂頌
我高祖龍躍晉水鳳翔太原梅福傳升平可致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去聲秦關百二重平聲滄海未全歸禹

貢薊門何處盡一作堯封朝音潮廷袞職誰爭補一作雖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去聲國肯銷金甲事春農此章

爲亂後民困責諸將不行屯田在四句分截洛陽潼關憶安史陷京滄海薊門傷河北餘孽顧注袞職誰補言

相皆出將儲不自供言兵弗知農王相國此相而出將者稍喜有二義諸鎮不知屯種而

事春農則兵亦知農矣稍喜有足稍喜也是爲稍喜當時李抱真爲潞澤節度使籍民免其租稅

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廢朝廷廩給而府庫亦克實郭
子儀以河中乏食自耕百畝將士效之皆不勸而耕此卽
軍儲之能自供者詩但舉王縉而不及李郭時縉爲河南
副元帥特就河北諸帥而較論之耳玩臨邊二字可見○
後漢董卓傳李淮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曹植詩洛
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正指此也通鑑天寶十四載十
二月安祿山陷東京十五載六月破潼關漢記秦得百
二焉注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指禹
貢青州之域十洲記滄海在北海中水皆蒼色神仙謂之
滄海庾信詩薊門還北望朱注盡堯封如玉制北不
盡恒山南不盡衡山之盡俗本作覓非史記周封堯後
於薊故曰堯封王胄詩比屋降堯封朱注此用衮職與
毛詩不同後漢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注衮職三公
也焦竑曰唐府兵之制寓農於兵軍糧皆所自給今府
兵法壞而兵餉多取之餽饌故云軍儲不自供舊唐書廣
儲不改供漢樂府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儲舊唐書廣
德二年王縉拜同平章事其年八月代李光弼都統河南
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領東京畱守歲餘遷河
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謝朓啟
臨邊三事旣謝張溫蔡文姬詩金甲耀日光漢元帝

詔方春
農桑興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一作全銷越裳翡翠無消

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音層爲大司馬總戎皆挿侍中

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一作翊聖朝音潮○此章

責諸將不能懷遠在四句分截嶺南未靖貢獻久稀由

諸將膺異寵擁高官而不盡撫綏之道故思忠臣恤民以

輔翼朝廷黃生注前三首道兩京之事皆翹首北顧此

則道南中之事故以迴首發端顧注嶺南自明皇南詔

之敗繼以中原多故其地未平越裳國在交趾南南海

郡卽廣州府炎風朔雪以極南極北之地言杜臆殊錫

而爲大司馬則兵權在握總戎而兼侍中銜則事無中制

何以不能收復舊疆耶○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卯地一

面萬里南史林邑國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北

接九真郡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馬援

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新唐書環王本林邑其南浦有

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明皇令特進何履光

以兵定南詔復立馬援銅柱乃還宋之問詩銅柱海南標

王僧達詩遠山斂氛祲周外紀成王六年交趾南有

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唐書志驩州日南郡有越裳縣

周書成王時蒼梧獻翡翠說文翡翠赤雀翠青雀也虞義

詩君去無消息後漢書南海郡武帝時置唐志嶺南道

有南海縣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睹犀布玳瑁則建朱

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嶺

表錄異廉州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子虛賦

寂寥無聲傅亮進宋元帝詔敬授殊錫光啟疆宇唐

書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與左右

常侍中書令並金璫珥貂管子南至委火炎風之野

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記臨諸侯曰天王邵注天王用

春秋例大一統也陸機豪士賦忠臣所為慷慨左傳

叔向語宣子曰文公之霸也翼戴天子後漢馮衍書聖

朝享堯舜之榮

錢謙益曰此溪戒朝廷不當使中官為將也楊思勗討

安南五溪殘酷好殺故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

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

錫也魚朝恩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所謂總戎也澤州陳

豕宰力辯其非其一謂安南五溪之變在思勗未至之先有本傳可證不當以越裳不貢責之思勗其一謂呂太一既平後曾收珠千餘日有杜詩可證不當以南海久寂責之太一其一謂漢武帝置大司馬爲武官極品唐之兵部尚書不可稱大司馬唐兵部尚書乃正三品輔國進封司空兼中書令進封博陸郡王三品之官何足異乎若唐之諸帥其下各有行軍司馬及軍司馬所謂大司馬者應指副元帥都統節度使都督府都護府等官專征伐之柄者言且安南常設大都護以掌統諸番此亦可證所謂殊錫大約非常寵錫爲朝廷親信重臣耳其一謂總戎之名節度使皆可稱如杜詩總戎楚蜀以贈高適聞道總戎以贈嚴武何必觀軍容使始云總戎耶唐百官志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注云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考馬燧渾瑊皆拜侍中初非中人也百官志中人有內侍省監內常侍諸稱而無侍中宦者傳諸宦官有封爲王公進爲中書令者亦無侍中今以魚朝恩當之誤矣所謂總戎皆揔侍中貂當指節度使而帶宰相之銜者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從

音

共迎中使

去聲

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

音朔

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此章爲鎮蜀失人而思嚴武之

將畧通首逐句遞下此流水格也細玩文氣望鄉臺與錦江相應出群材與軍令相應仍於四句作截大曆元年

公自雲安下夔州其云錦江春色者從上流而言正想到臺前迎使也觸景生哀傷及嚴公僕射乃卒後贈官迎使

是幕僚同事三持節言朝廷倚重數舉杯言軍中整暇地險易亂故須異才出鎮惜乎繼起無人耳

以御史中丞出爲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仍爲劍南節度使所謂先後三持節也

顧注只軍令分明一句便見折衝樽俎中具有多少韜畧

嚴公廳宴及秋晚摩訶池之類是也或因八哀詩有憂國只細傾句遂云但數次舉杯失其旨矣細傾言飲不至醉

耳非謂停止宴會也設三鎮蜀中只幾次舉酒反覺倉皇窘迫不似雅歌投壺氣象

西蜀地險外則吐蕃見侵內則奸雄竊據也安危須仗所謂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也。○陰鏗詩上林春色滿
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
又

哀壑叩虛牝後漢王常傳
光武曰每念往時共更艱厄

何日忘之僕射秦官名
漢官儀注師古曰射本如字讀

古重射每官必有主射課督之故名今射音夜泥漢書

田橫傳中使還報又宦者傳
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

約勅號曰中使文選注
天子私使曰中使成都記望鄉

臺與昇仙橋相去一里晉華陽縣
王褒四子講德論皇

澤豐沛主恩滿溢漢書
馮奉世傳輒持節將兵追擊

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
諸葛孔明劾廖立表部伍分明

周明帝詩舉杯延故老李斯傳
西蜀丹青不爲采

陳琳書漢中地形實有險固
鎮蜀得人安則可以銷萌

危則可以戡亂不必引荀子安國之危解世說
殷中軍

曰韓康伯居然是出群器

錢謙益曰是時崔旰柏茂林等交攻杜鴻漸唯事姑息

奏以節度讓旰茂林等各爲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

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尤重然軍令分明有

愧嚴武多矣故感今思昔必如嚴武出群之才斯可當

安危重寄而慨鴻漸之非其人也又曰鴻漸入蜀以軍

政委崔旰日與僚屬縱酒高會追思嚴武之軍令實暗

譏鴻漸之日飲不
事事有負主恩耳

舊解謂此詩春秋就永泰元年說非也是秋公在雲安
不當云巫峽且前章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不在永泰
間也按公詩有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
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太一之叛在廣德
元年十一月隨卽削平自廣德二年永泰元年至大曆
元年秋中經閏月約計千餘日矣彼云近供稀猶此言
久寂寥也想南海旣平而復梗又在是年湊

秋彼此互證斷知其作於大曆元年秋日矣

郝敬曰此以詩當紀傳議論時事非吟風弄月登眺遊
覽可任興漫作也必有子美憂時之真心又有其識學
筆力乃能斟酌裁補合度如律其各首縱橫開合宛是
一章奏議一篇訓誥與三百篇並存可也又曰五首

慷慨蘊藉反覆唱嘆憂君愛國綢繆之意殷懃篤至至
末及蜀事深屬意於嚴武蓋己嘗與共事而勲業未竟
特致惋惜亦有感於國士之遇耳陸時雍曰諸將數
首皆以議論行詩黃生曰有感五首與諸將相爲表
裏大旨在於忠君報國休兵恤民安邊而弭亂其老謀
碩畫欸欸披陳純是至誠血性語王嗣奭曰五章結

語皆含蓄可思。西戎見逼，諸將之罪。第云「且莫破愁顏」，社稷方憂，諸將之罪。第云「何以答昇平」，屯田不舉，此當事者失策。第稱「王相國以相形」，廣南未靖，此撫綏者失宜。第舉「忠臣翊聖以相勸」，崔旰之亂，杜鴻漸不能會討，獨稱「嚴武出群以見繼起者之失人」，皆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可以戒。澤州陳冢宰廷敬曰：「五首合而觀之，漢朝陵墓，韓公三城，洛陽宮殿，扶桑銅柱，錦江春色，皆從地名敘起，分而觀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廣南，其事對其詩章句法又相似；末則收到蜀中，另爲一體。杜詩無論其他，卽如此類，亦可想見當日鑪錘之法，所謂晚節漸於詩律細也。與秋興詩並觀，愈見

八哀詩

鶴注八詩非一時所作，如李光弼詩灑淚巴東，峽嚴武詩悵望龍驤塋，則二詩在夔州作。

無疑。如李邕詩「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則是史朝義未平，正經營河北之日，當在廣德之前，蓋自寶應廣德至大曆初，有此作也。今按詩序所云「乃一時追思之作」，觀哀鄭虔詩云「秋色餘魍魎」，當是大曆元年之秋。其云「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因此時吐蕃未靖，河北降將陽奉陰違，故有此語，非爲史朝義而

發也。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
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

去聲國

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次焉

杜臆此八公傳也而以韻記之乃公創格蓋法詩之頌而

詩史非虛稱矣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此為國家哀耳繼以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嘆舊九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該亦非後人所及
朱注詩序末句言不以存歿之前後為次第也陶詩序詞無銓次

贈司空王公思禮

八章之中題首言贈者四乃稱死後贈官也
盧注哀司空者哀其

功名未就而天促之也

唐書王思禮高麗人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幽

一作燕

薊兒穎銳

一作物

不隔首敘少年奮起之跡。勁翮比其勇力。穎銳比其英鋒。○唐書思禮父虔威為朔方軍將思禮少習戎旅

入居營州。蔡邕袁滿來碑。雖則童稚今聞芬芳。○劉楨詩。勁翮正敷張。脫穎而出用毛遂語。任昉表。不隔微

物。服事哥舒翰意一作氣。無流沙磧未甚拔行平聲。間犬戎大

克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去聲。百萬眾出入由古與

猶通。咫尺馬鞍懸將去聲。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

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溪壁飛兔不近駕驚鳥資遠擊

此記隴右立功之事。遠注意無沙磧猶云談笑無河北。貫穿謂連絡部伍出入謂衝突賊營懸將首能戰勝控

鳴鏑能禦虜所謂屹然強寇敵也。自此九曲盡復則其地非外蕃而其王已遁迹矣。飛兔二句言足以長驅遠馭。

流沙磧石。青海天山皆在西極之地。○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注服事為公家服事也。唐書

思禮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及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泌為翰押衙。衛青傳臣幸得